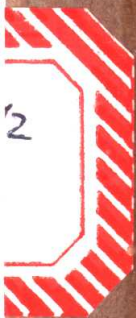


血神

胡
港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血

神

附

胡

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002号

血 神

胡 港 著

责任编辑：李一安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

199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266,000 印数：1—6600

ISBN7—5404—1069—8

I·859 定价：5.95元

群山环绕的龙城还在梦里，鸡便在浓雾中叫开了。

夜狗不叫，全盘在吊脚木楼里，眼睛半闭半开。做爱的男女狗，听到轻微的脚步声，相连着躲进角落，山雾重重盖着。

狗肠子一样的街长长地拖着，烂了，断了，又接上。河，流红红的血水，巫师说：“是生孩子。”轻轻地呻吟，唱着从龙城走过。

船，系在古木楼的木柱上，几缕发黄的灯火，被风吹得忽左忽右。

同江城、凤城一样出名的湘西三城之一——龙城，出鸦片，出桐油，出妓女。夜已深，桐油生意是不做了，鸦片也已吸过，只有拖着沉重身子的姑娘，困倦地打着哈欠，在灯下，在花船、码头上打望着认识和不认识的客人。

晓风轻拂，踩在小街青石板上的脚步却山响，远处的猫头鹰、豹子和野狼的叫声特别大，山城在惊恐里。

睡梦中的男人，光着身子走出屋门，站在门口，对着街头，“哗——啦啦”地撒一泡尿，开眼，见一队鬼魅似的影子出现，浑身抖动，张开大嘴，发不出声音，转身跑去躲进被子里。

孩子“哇——”地哭了，妇人忙用奶子堵住嘴，并恶道：“白虎来了。”

白虎是龙城人的图腾，相传是土家人的始祖，每年七月、七都要送人去给他食用，龙城人既敬它又怕它。孩子若哭了，妇人又哄不住，便用白虎骇他。

屠夫上街了，背上扛一只刮得白白净净的肥猪，往案板上一丢，擦一把汗，取出背上的鬼头刀，对着肥猪胡乱砍几刀，于是，猪便被分开，可那猪心，在刀下还一收一放地跳。屠夫见状，骂一句粗话，又加一刀，那心却跳下了案板。屠夫又骂，弓下腰去拾，身子却颤抖起来。

屠夫碰到了鬼，蚂蚁般伏在地上的鬼，一个个还拖着枪。杀猪不眨眼的屠夫，丢下鬼头刀，丢下杀好的猪，一阵风似地跑了。

龙城的专员黄龙在枪兵的卫护下，到了这条街。

他如一根瘦长的马鞭，剃光的小脑壳，像一个倒挂的柚子，眼睛在夜间却闪绿光，他来龙城上任已有半年了。

黄龙，是省保安司令王进休的舅子，上任时就和姐夫要了一团人马。湘西三城，他姐夫也弄不懂，为什么黄龙偏偏看上了龙城，而不愿去江城和风城？

黄龙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知道，凤城是湘西王吴天保的老巢，去那儿他讨不到好；而江城又是湘西王发迹的地方，现

在还有许多他的旧部。他黄龙不是本地人，要占这块地盘，要控制大湘西，只有从龙城发展，以龙城为基础，然后再……

他把每一个梦都像排日子一样排下去。

黄龙看一看测不出高深的天，摸一把他高高的额头，视野被雾弄模糊了。

他仿佛看到自己站在龙城的城头，检阅自己拥有的长长的队伍，又仿佛看到自己前呼后拥视察江城和风城，他是真正的湘西主人，他是湘西真正的王，山民们纷纷向他跪下，吴天保向他归顺……

他不由得笑了。

山雾更浓，风一吹，雾又向他袭来，突然，他见到雾中走出几个人影，个头高高大大的，上身赤着，各人操一口鬼头大刀，正向他挥来，黄龙忙取小左轮，要打时，人影却不见了。他牙咬得丝丝响，举着，对天就是一枪。

不远处，枪真响了。

枪声如同湘西人在大火里炒包谷子，响得激烈，响得壮观，宁静、和谐的龙城在枪声中破碎，不叫的狗，此时也愤怒地叫开了。

黄龙那张柚子皮脸也笑了。

他笑得自然，笑得得意，眉毛、眼睛笑粘在一起，仿佛，他看到一堆堆烧香的肥肉，看到无数炸开的弹洞，凝固着的殷红的血……

当然，他忘不了昨天。

昨天，是他做专员最最丢人的。

半年来，他第一次以占领者的身份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

宴会设在专署的内院，一千人马内外伏好，在他想来已万无一失。他请了龙城大大小小的官员，他要给他们看看，他黄龙是怎么征服这块土地的，是怎么威风的。在这里，他黄龙是领主，他说了算，于是，他摆了这个龙城宴。

他盯着的第一个对象是龙城警察局长田振武同他的亲兄弟龙城自卫队长田飞虎，当然他更忘不了田振武花一样的女儿香女。

香女，龙城的头号美人。黄龙虽有妻妾三个，但香女他不可不要，他想尝尝少数民族姑娘的滋味，正如常喝茅台酒的人，想尝一尝山里的包谷烧一样。

于是，他“大宴侍候”。

田振武，一位黑大汉，他干过土匪，做过鸦片生意，当过偷盗马贼。但为人极讲义气，二十年前在江城为一个妓女，把上边来的官员杀了，从此，他便身佩双枪，上山落草。

或许是他为人好，几十名黑道朋友，听到这个消息，拖着各自的家伙跟他上了乌龙山。

在山里，他不饶杀穷人，凭着几十条快枪，今天干掉一个县官，明天杀一个大户，银行也是抢的对象，也许是本性，县府和大户人家的女人是一定要带走的。

杀了官，作为政府是不可能不追剿的。然而，他的队伍却越剿越多。他虽没有任何纲领和口号，但人们信他，愿意跟他。由于当时国民党忙着对付红军，上面只好将他招安。

在山里的日子长了，田振武那种野性更野，来招安的说客大都被他杀了，然而，他的朋友，国民党湘西北剿匪司令王清华来了，俩人喝一顿酒，骂一通老天的娘，他领着队伍下山，当了龙城的警察局长。

他没有好多文化，可在龙城极讲理。他当局长，从大街上走过，卖肉的屠夫总要给他送一砣肉，他绝不收，往往弄得面红耳赤。有时实在退不掉，他派人将钱送去。当然他也是好吃的角色。屠夫常在案板下煮一锅下水，拖他，他把帽子一甩，同屠夫们在地上一坐便喝起酒来，这日，便无人找得到他；回家，也是掌灯时了。

专员请客，他是极不愿去的。黄龙已派人请了三次，山里人的那一份情面又过不去，况且他打听到同僚们都去，他“嘿嘿”一笑，心想：“老子田振武土匪出身，别人看得起，不去对不住人。”

于是，他同兄弟田飞虎，领着女儿香女和贴身的亲信卫兵，大大咧咧地去了。

田飞虎同他哥哥一般个头，长相也一样，只是没田振武那一脸大胡子，俩人腰间都插了两把快慢机。

香女是极不愿去的，他看不得黄龙那一副色相，看不得那一双淫荡的眼睛，请帖上有她的名，父亲又生了气，她只好顺从地跟着。

来至大门，田振武大摇大摆地径直向里走，跟来的卫兵却被拦在门口骂娘，他回过头，瞪着眼就要骂，黄龙的弟弟黄彪笑脸迎过来，嬉笑地说：“坐不下，另有安排。”

他说罢，忙从衣袋里取香烟，殷勤地给田振武双手献上。

一支“哈德门”，连说道：“得罪，得罪。”

田振武虎着脸，接过烟，黄彪又忙递火，烟点燃，他猛吸一口，手一挥，说：“你们去吃馆子，记老子的帐。”

香女看了看周围横着卡宾枪的哨兵，眉头拧成一把锁，她叫住欲走的卫兵，轻轻低说几句，要了一件东西收好，才去赶进门的父亲。

至二门，田振武又被拦住了，全副武装的一位少校团附，虎着脸要他同飞虎交枪。

田振武从没有交枪的习惯，他怒视那军官，把手上的烟丢掉，骂一句：“牛日的。”转身就往回走，黄龙却满脸堆笑地迎上来。

“人客多，怕走火，都一样。”

黄龙依旧笑着，他主动从腰间取出枪，交给执勤官，将呢军制服扯了扯，笑向田振武点头。

田振武已不想参加这个宴会了，然而卫兵已通报：“田局长到——”

一些熟人从里屋迎出来，他又骂一句野话，把枪交给执勤官。

他欲迈步，少校身边的卫兵又走上前，迎着来搜身，他眼睛睁得牛卵子大，黄龙却上前让卫兵先搜，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看着田振武。

他忍了，话却骂了出来：“是哪个牛杂种定的这个臭规矩！”

自然，他弟弟田飞虎也免不了搜身，飞虎拳头捏得“咕咕”响，若不是田振武叫他，他会一拳打碎卫兵的鼻子。但

当卫兵围住香女时，田振武指着黄龙：“你这杂种，敢挨香女一下，我拧断你的脑壳。”

他说着，也真抓住了黄龙，黄龙一边陪笑，一边骂卫兵：“怎么可以去搜女士呢？”

卫兵退下了。

酒桌上，黄龙居了上首，田振武与他对坐，田飞虎夹在中间，香女则被黄龙拉在身边。

香女，娇小的身子端庄地坐着，一张秀脸像五月初红的桃子，一双如山泉，似深潭的眼睛，使人产生无边的眷恋。此时，她是一坛醉人的老酒，黄专员未闻先醉了，假如香女是河，是洪水，他也愿跳进去淹死。

田振武好酒，全龙城人都晓得，宴会一开，不用人劝，他已独自干了三碗。酒，已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是他逝去的父亲和母亲。

黄龙一面让弟弟不停地劝田振武和田飞虎喝酒，一面伸手去摸香女的大腿，香女既不能叫，又不能喊，羞得脸儿红红的，求救似地看父亲。

田振武从女儿的神态中已知晓，但他装作没看见，在他心里，女儿是人家的，婆娘才是自己的。女儿能勾住专员，把他拉在自己这一边，他心里是欢喜的，当然，他不会让她嫁给他，毕竟女儿不能去做小的，受苦。

他又喝了一碗酒。

黄龙那只油滑的手像蛇似地在香女身上滑动，香女求救无望，便用手去挡去推，她不生气，咬着唇强忍着，她只望这个宴会快结束。

黄彪见田振武五碗酒下肚，便对黄龙说：“大哥，差不多了。”

黄龙这才想到该干正事了，他捏一捏香女的手，便对大家说：“各位，有件事要同大家商量。本专员受蒋委员长委托，为统一湘西，阻止共军进军大西南，省保安司令部王司令，我姐夫，让我把各方力量集中，把枪支集中。我近月来训练了一批官兵，都是党国的精英，可枪支太少，今天，黄某当着各位的面，向警察局、自卫队借枪！”

田振武明白了黄龙的用心，他“哈哈”一笑，猛拍桌子，怒道：“老子没有！”

几个卫兵突然围拢，用枪顶住他同田飞虎。

黄龙得意地说：“田局长大概不想当局长了，也好，我成全你，发你八百块大洋，不过，要请你把你手下的四百多人枪全交出来，黄彪，我任命你代理局长。”

众人惊愕地看着。

田振武吼道：“黄龙你这杂种，杀了老子，我的弟兄们也不会听你的！”

“不由他们不听。”他说，“大家请坐。”

黄龙淡淡一笑，手一招，先前那位少校团附正步上来，给黄龙行一军礼，说：“请指示。”

“包围警察局，包围自卫队。”他命令道。

“是。”团附又行一个军礼。

“慢——”

这是香女的声音，她手里不知何时多了支枪，举着，顶住黄龙的头，声音清脆地说：“谁动，我先杀黄龙。”

平日文静的香女，此时如一个伟男子。黄龙的额头渗出汗水，他明白，只要不取消命令，香女手上的枪子会让他的脑壳开花。

.....

昨天，他真丑。

现在听到枪声，他内心得到安慰，也清了他昨天之恨，当然，他只有一个愿望：“他们都死，包括香女。”

枪声更大了，龙城在枪声中震撼。但龙城人似乎很麻木，就像每天早上听到屠夫杀猪，猪再叫也无人问津一般。但也有骂娘的，一些汉子大喊道：“这狗日的枪响。”

黄龙听着似乎有些兴奋了，他抬头，想看看天，他惊住了。

白雾中透出一一点艳艳的红色，那红色仿佛对着他笑，不走，也不动，也不发出声音。他把眼睛瞪得大大的，高声地叫：“香女！”

他把仇恨全放在枪里，对那红艳艳的东西开火，子弹打尽了，然而，艳红的东西仍没有落下，仍微笑地久望着他。他怕了，乱叫道：“给老子打，别让那骚货跑了！”

卫兵的冲锋枪齐响，云被撕破，天被打烂，雾穿了无数个洞，而那艳红的东西却更迷人。风吹过来，雾散开了，有一个当地卫兵看清了，大声地叫：“专员，那是太阳！”

黄龙再看，那真是一轮挂在半空的太阳，无论山雾怎么围着，它都笑笑地望你，黄龙受不了了，学着湘西人骂道：“这狗日的太阳！”

这时，枪声停了。

枪声一停，街上又有人走动。卖肉的回到案头，卖小菜
的郊外人也挑着担子走上了石板街，卖豆腐脑的大奶子妇
人，托着儿子，挑着木桶高喊道：“菜——豆腐——”

一切都正常，黎明时分的枪声仿佛从来没发生过。

妓女们拖着疲倦的身子，含笑地送别客人，然后打着哈
欠睡觉去了。

黄彪同少校军官急匆匆地跑来，远远就叫“哥、哥……
我们占领了……自卫队队部和警察局。”

黄龙眼角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在盘算下一步计划，是直
逼江城，还是打下凤城，或者是……他最顾忌的还是王清
华， he 有三个团的人马，还全是美式装备的好武器……他想
他得问问他姐夫省保安司令王进休，于是他对黄彪说：“田
振武父女呢？”

“不晓得。”黄彪说。

“什么？”他双眼暴凸地问。

“我们占领警察局、自卫队，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哦？”

他震惊了，自昨天被香女闹过后，他虽放了人，也答应
不收警察局、自卫队的枪支，但他黄龙也不是吃干饭的。他
把四个古城门、城墙都布了岗哨，照他的话讲：“坛子里取
粑粑——十拿九稳。”“可……难道田振武的那几百人会飞
不成？”

他怒气冲冲地问：“谁开的城门？”

“报告专员，城门现在还关着，哨兵无一人伤亡，但都
在睡觉。”少校团附说。

“都在睡？”他咬着牙问。

“是！”

“把他们统统杀了。”他说。

“是！”

少校行个军礼，领着队伍就准备走，但黄龙却改变了主意，这些兵都是他从外边带来的，若是把他们杀了，自己的力量不就减弱了？同时，兵与兵之间会不会反呢？可又不能不……于是他又说：“给他们每人五十军棍。”

“四个城门都一样？”少校问。

“这……算了。”他说。

连连失手，他已经气昏了。春节快到，他感到这地方鬼气太重，不久前别人叫他去不二门找尼姑算一卦，他不信。

“年前，不二门不可不去了。”他想。

街上的雾彻底散尽了，空气还是湿湿的，太阳下的龙城却清晰了。女人们搬个椅子坐在街中央旁若无人地梳头；一群大小叫化子，端个破碗，油黑的脸上那双眼睛却特别亮，各自盯守着饭馆、米豆腐和炸油粑粑的摊子。

达惹阿婆坐在街中心的石凳上，斜襟衣开着，胸前干瘪的奶子，如一对偏平的枯柿子。她用手不停的挤着奶，如完成一件伟大而重要的工作，她喃喃地说：“我的儿，来吧！吃饭了。”

达惹阿婆是龙城的一棵老树，岁月的刀痕在她脸上刻满沟沟壑壑。她有好大的年岁，龙城人无人知晓，然而她没一根白发，一双眼睛还那么明亮，像两盏不眠灯照着龙城。

她有好多儿子？她自己也弄不清，反正都去当兵了，是她赶去的。她有好多孙和重孙？龙城人数不清，全龙城的老少都叫她阿婆。

她是龙城的历史，一本读不完的书。太阳同她一起出来，又同她一道落去。她似乎在等什么，在盼什么……

“吃吧！孩子……”

她对行人，挤着没有汁的奶说。

这一天就和太阳一同来了。

二

由龙城西行几十里山路，有一座大山，古历七月七的夜晚，山上闪着金光，本地人叫它金山。

金山，不是卧着的狮子和狗，而是高耸的青石柱。青石柱列队式的排着，恰如无数伟岸的男人。山里人讲：“像男人的鸡巴。”

苍翠的古树，把金山厚厚盖着，白色的山雾在这儿全呈了绿色，如青纱，更如丝带，一条条紧紧地系着，偶尔一树红叶伸出头，便又像绿丝里燃烧的火。

群峰的中间，有一条窄窄的峡谷，远观如一条弯曲的鸡肠子，山风从谷间走过，呼呼有声，在林里一转，便如虎如狼地吼叫着。

金山山顶一座庵堂，古钟一响，整个大山都显得那样空阔而悠远。

金山，又是一块战略要地，它南可直取龙城，北可进逼澧源、澧庆两县，东则退入莽莽原始森林乌龙山，无疑是兵

家必争之地。

湘西北剿匪司令王清华此时便在金山上。

这位参加过北伐，参加过抗战时长沙大会战的国民党年轻少将，正凝视着那条窄窄的峡谷。

他是黎明时接到省保安司令部和龙城专署电令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此刻，他已将部队全部带入伏击区。

田振武兄弟，王清华是熟悉的。他们都是龙城人，都是龙城下河街的。他虽比田振武小，可和田飞虎却是一同长大的。年龄并不十分重要，朋友的那一份情义却太重了。

几年前，王清华把田振武从乌龙山请下来，并保举他当了警察局长，可现在……

他是军人，可又是龙城人。

副官把伏击点已经布署好，他听了部队的布防汇报后，心里有些不快，挥挥手，便独自步入金山的庵堂。

庵堂不知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因年久失修，红墙都有些脱落，瓦上也长满青苔，但那个大大的“佛”字却特别醒目。

他走进红墙，两位中年尼姑正在打扫院落，那灰色的长衫飘动着，如同一片落地的云朵。一位年长的尼姑在紧敲木鱼念佛，做她的功课，清脆的木鱼声，仿佛敲在王清华的心上。

他取下军帽，把腰带上的手枪也摘下，顺手交给身后的侍从，侍从接过，正好一阵山风吹来，山林怒吼，侍从手中的军帽落在了地上。

王清华紧锁的剑眉结得更紧了。